

第七十六回

心神居舍魔歸性

木母同降怪體異

話表孫大聖在老魔肚裏支吾一會，那魔頭倒在塵埃，無聲無氣，若不言語，想是死了，却又把手放放。魔頭回過氣來，叫一聲：「大慈大悲齊天大聖菩薩！」行者聽見道：「兒子，莫廢工夫，省幾個字兒，只叫孫外公罷。」那妖魔惜命，真個叫：「外公！外公是我的不是了！一差二誤，吞了你，你如今却反害我。萬望大聖慈悲，可憐蟻蟻貪生之意，饒了我命，願送你師父過山也。」

大聖雖英雄，甚爲唐僧進步。他見妖魔哀告，好奉承的人，他就回了善念，叫道：「妖怪，我饒你，你怎麼送我師父？」老魔道：「我這裏也沒甚麼金銀，珠翠，珊瑚，琥珀，玳瑁，珍奇之寶相送；我兄弟三個，抬一乘香藤轎兒，把你師父送過此山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既是抬轎相

送，強如要寶。你張開口，我出來。」那魔頭真個就張開口。那三魔走近前，悄悄的對老魔道：「大哥，等他出來時，把口往下一咬，將猴兒嚼碎，嚥下肚，却不得磨害你了。」

原來行者在裏面聽得，便不先出去，却把金箍棒伸出，試他一試。那怪果往下一口，挖破的一聲，把個門牙都迸碎了。行者抽回棒道：「好妖怪！我倒饒你性命出來，你反咬我，要害我命！我出不來，活活的只弄殺你！你出不來，出來！」老魔報怨三魔道：「兄弟，你是自家弄自家人了。且是請他出來好了，你却教我咬他；他倒不曾咬着，却進得我牙齦疼痛。這是怎麼起的？」

三魔見老魔怪他，他又作個激將法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孫行者，聞你名如轟雷貫耳，說你在南天門外施威，靈霄殿下逞勢；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縛怪，原來是個小輩的猴頭！」行者道：「我何爲小輩？」三魔道：「好看千里客，萬里去傳名。」你出來，我與你賭鬪，纔是好漢；怎麼在人肚裏做勾當，非小輩而何？」

行者聞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是，是，是我若如今扯斷他腸，搥破他肝，弄殺這怪，有何難哉？但

真是壞了我的名頭……也罷也罷！你張口，我出來與你比併。但只是你這洞口窄狹，不好使家伙，須往寬處去。」三魔聞說，即點大小怪，前前後後，有三萬多精，都執着精銳器械，出洞擺開一個三才陣勢，專等行者出口，一齊上陣。那二怪攙着老魔，竟至門外，叫道：「孫行者！好漢出來！此間有戰場，好鬪！」

大聖在他肚裏，聞得外面鴉鳴鵲噪，鶴唳風聲，知道是寬闊之處，却想着：「我不出去，是失信與他；若出去，這妖精人面獸心，先時說送我師父，哄我出來咬我，今又調兵在此——也罷也罷！與他個兩全其美，出去便出去，還與他肚裏生下一個根兒。」即轉手，將尾上毫毛拔了一根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即變一條繩兒，只有頭髮粗細，倒有四十丈長短。那繩兒理出去，見風就長粗了，把一頭拴着妖怪的肝繫上，打做個活扣兒。那扣兒不扯不緊，扯緊就痛。却拿着一頭，笑道：「這一出去，他送我師父便罷；如若不送，亂動刀兵，我也沒工夫與他打，只消扯此繩兒，就如我在肚裏一般。」又將身子變得小小的，往外爬；爬到咽喉之下，見妖精大張着方口，上下鋼牙，排如利刃，忽思量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若從口裏出去，扯這繩兒，他怕疼，往下一嚼，

却不咬斷了我打他沒牙齒的所在出去。」

好大聖，理着繩兒，從他那膀子往前爬，爬到他鼻孔裏。那老魔鼻子發癢，阿嚏的一聲，打了個噴嚏，直進出行者。行者見了風，把腰躬一躬，就長了有三丈長短，一隻手拄着繩兒，一隻手拿着鐵棒。那魔頭不知好歹，見他出來了，就舉鋼刀，劈臉來砍。這大聖一隻手使鐵棒相迎，又見那二怪使鎗，三怪使戟，沒頭沒臉的亂上，大聖放鬆了繩，收了鐵棒，急縱身駕雲走了。原來怕那夥小妖圍繞，不好幹事。他却跳出營外，去那空闊山頭上，落下雲，雙手把繩儘力一扯，老魔心裏纒疼，他害疼，往上一掙，大聖復往下一扯。衆小妖遠遠看見，齊聲高叫道：「大王莫惹他！讓他去罷！這猴兒不按時景，清明還未到，他却那裏放風箏也！」

大聖聞言，着力氣蹬了一蹬，那老魔從空中，拍刺刺，似紡車兒一般，跌落巖埃，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黃土，跌做個二尺淺深之坑。慌得那二怪，三怪，一齊按下雲頭，上前扯住繩兒，跪在坡下，哀告道：「大聖啊，只說你是個寬洪海量之仙，誰知是個鼠腹蝸腸之輩。實實的哄你出來，與你見陣，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拴了一根繩子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夥潑魔，十分無禮！」

前番哄我出來咬我，這番哄我出來，却又擺陣敵我。似這幾萬妖兵，戰我一個，理上也不通。扯了去！扯了去！見我師父！

那怪一齊叩頭道：『大聖慈悲，饒我性命，願送老師父過山！』行者笑道：『你要性命，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。』老魔道：『爺爺呀，割斷外邊的，這裏邊的拴在心上，喉嚨裏又極樣的惡心，怎生是好？』行者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張開口，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。』老魔慌了道：『這一進去，又不肯出來，却難也！却難也！』行者道：『我有本事外邊就可以解得裏面繩頭也。解了可實實的送我師父麼？』老魔道：『但解就送，決不敢打誑語。』

大聖審得是實，即便將身一抖，收了毫毛，那怪的心就不疼了。這是孫大聖掩樣的法兒，使毫毛拴着他的心，收了毫毛，所以就不害疼也。三個妖縱身而起，謝道：『大聖請回，上覆唐僧，收拾下行李，我們就抬轎來送。』衆怪偃干戈，盡皆歸洞。

大聖收繩子，竟轉山坡，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打滾痛哭；豬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，將行李，搭包兒，在那裏分理。行者暗暗嘆道：『不消講了。這定是八戒對師父說我被妖精

吃了，師父捨不得我痛哭，那獸子却分東西散火哩！——咳！不知可是此意，且等我叫他一聲看。」落下雲頭，叫道：「師父！」

沙僧聽見，報怨八戒道：「你是個棺材座子，專一害人！師兄不會死，你却說他死了，在這裏幹這個勾當！那裏不叫將來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分明看見他被妖精一口吞了，想是日辰不好，那猴子來顯魂哩。」行者到跟前，一把攔住八戒，道：「一個巴掌，打了個跟頭，道：『夯貨！我顯甚麼魂？』獸子侮着臉道：『哥哥，你實是那怪吃了你——你怎麼又活了？』」行者道：「像你這個不濟事的膿包！他吃了我，我就抓他腸，捏他肺，又把這條繩兒穿住他的心，扯得疼痛難禁，一個個叩頭哀告，我纔饒了他性命。如今抬轎來送我師父過山也。」

那三藏聞言，一骨魯爬起来，對行者躬身道：「徒弟啊，累殺你了！若信悟能之言，我已絕矣！」行者輪拳打着八戒，罵道：「這個饞糠的獸子，十分懈怠，甚不成人！師父，你切莫惱。那怪就來送你也。」沙僧甚生慚愧，連忙遮掩，收拾行李，扣背馬匹，都在途中等候不題。

却說三個魔頭，帥率精回洞。二怪道：「哥哥，我只道是個九頭八尾的孫行者，原來是恁的個小小猴兒！你不該吞他，只與他鬪時，他那裏鬪得過你？我洞裏這幾萬妖精，吐唾法也可湊殺他。你却將他吞在肚裏，他便弄起法來，教你受苦，怎麼敢與他比較？纔却說送唐僧，都是假意，實爲兄長性命要緊，所以哄他出來，決不送他。」老魔道：「賢弟不送之故，何也？」二怪道：「你與我三千小妖，擺開陣勢，我有本事拿住這個猴頭！」老魔道：「莫說三千，憑你起老營去；只是拿住他，便大家有功。」

那二魔即點三千小妖，竟到大路旁擺開，着一個藍旗手往來傳報，教孫行者趕早出來與我二大王爺交戰。八戒聽見，笑道：「哥啊，常言道：『說謊不瞞當鄉人。』就來弄虚頭搗鬼！怎麼就降了妖精，就抬轎來送師父，却又來叫戰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老怪已被我降了，不敢出頭，聞着個『孫』字兒也害頭疼；這定是二妖魔不伏氣送我們，故此叫戰。我道，兄弟，這妖精有弟兄三個，這般義氣，我弟兄也是三個，就沒些義氣。我已降了大魔，二魔出來，你就與他戰戰，未爲不可。」

八戒道：「怕他怎的！等我去打他一仗來！」行者道：「要去便去罷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啊，去便去，你把那繩兒借與我使使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怎的？你又沒本事鑽在肚裏，你又沒本事拴在他心上，要他何用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要扣在這腰間，做個救命索。你與沙僧扯住後手，放我出去，與他交戰。估着贏了他，你便放鬆，我把他拿住；若是輸與他，你把我扯回來，莫教他拉了去。」真個行者暗笑道：「也是捉弄猓子一番！」就把繩兒扣在他腰裏，捉弄他出戰。

那猓子舉釘鈞，跑上山崖，叫道：「妖精出來！與你豬祖宗打來！」那藍旗手急報道：「大王，有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尙來了。」二怪即出營，見了八戒，更不打話，挺鎗劈面刺來。這猓子舉鈞上前迎住。他兩個在山坡前，搭上手，鬪不上七八回合，猓子手軟，架不住妖魔，急回頭叫：「師兄，不好了！扯扯救命索，扯扯救命索！」

這壁廂大聖聞言，轉把繩子放鬆了，拋將去。那猓子敗了陣，往後就跑。原來那繩子拖着走，還不覺轉回來，因鬆了，倒有些絆脚，自家絆倒了一跌，爬起来又一跌；始初還跌個亂跳，後面就跌了個嘴撮地；被妖精趕上，捺開鼻子，就如蛟龍一般，把八戒一鼻子捲住，得勝回洞。

妖狐歌齊唱，一擁而歸。

這坡下三藏看見，又惱行者道：「悟空，怪不得悟能呪你死哩！原來你兄弟全無相親相愛之意，專懷相嫉相妒之心。他這般說，教你扯扯救命索，你怎麼不扯，還將索子丟去？如今教他被害，却如之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也忒護短，忒偏心罷了，像老孫拿去時，你略不掛念，左右是捨命之材；這猓子纔自遭擒，你就怪我也教他受些苦惱，方見取經之難。」

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你去我豈不掛念想着你會變化，斷然不至傷身。那猓子生得狠狽，又不曾騰挪，這一去，少吉多凶，你還去救他一救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不得報怨，等我去救他一救。」急縱身，趕上山，暗中恨道：「這猓子呪我死，且莫與他個快活！且跟去看那妖精怎麼擺佈他，等他受些罪，再去救他。」即捻訣念起真言，搖身一變，即變做個雌綠蟲，飛將去，釘在八戒耳朵根上，同那妖精到了洞裏。

二魔帥三千小怪，大吹大打的，至洞口屯下，自將八戒拿入裏面道：「哥哥，我拿了一個來也。」老怪道：「拿來我看。」他把鼻子放鬆，摔下八戒道：「這不是？」老怪道：「這斷沒

用。」八戒聞言道：「大王沒用的放出去，尋那有用的捉來罷。」三怪道：「誰是沒用，也是唐僧的徒弟，猪八戒且綑了，這在後邊池塘裏浸着，待浸退了毛，破開肚子，使鹽醃了晒乾，等天陰下酒。」八戒大驚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撞見那販醃的妖怪也！」衆怪一齊下手，把馱子四馬攔路綑住，扛扛抬抬，送至池塘邊，往中間一推，盡皆轉去。

大聖却飛起來看處，那馱子四肢朝上，撮着嘴，半浮半沉，嘴裏呼呼的，着實可笑，倒像八月月經霜落了子兒的一個大黑蓮蓬。大聖見他那嘴臉，又恨他，又憐他，說道：「怎的好麼？他也是龍華會上的一個人，但只恨他動不動分行李散火，又要攛掇師父念緊箍咒呢。我前日曾聞得沙僧說，他攢了些私房，不知可有否？等我且嚇他一嚇石。」

好大聖，飛近他耳邊，假捏聲音，叫聲：「豬悟能！豬悟能！」八戒慌了道：「晦氣呀！我這悟能是觀世音菩薩起的，自跟了唐僧，又叫做八戒，此間怎麼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？」馱子忍不住問道：「是那個叫我的法名？」行者道：「是我。」馱子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勾司人。」

那猓子慌了道：「長官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五閻王差來勾你的。」猓子道：「長官，你且回去，上覆五閻王，——他與我師兄孫悟空交得甚好，——教他讓我一日兒，明日來勾罷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說！」閻王註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四更？——趁早跟我去，免得套上繩子扯拉！」猓子道：「長官，那裏不是方便？看我這般嘴臉，還想活哩。死是一定死，只等一日，這妖精送我師父們都拿來，會一會就都了帳也。」

行者暗笑道：「也罷，我這批上有三十個人，都在這中前後，等我拘將來就你，便有一日就圍，你可有盤纏，把些兒我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可憐啊！出家人那裏有甚麼盤纏？」行者道：「若無盤纏，索了去，跟着我走！」猓子慌了道：「長官，不要索，我曉得你這繩兒叫做「追命繩」，索上就要斷氣，有宥有——有便有些兒，只是不多。」行者道：「在那裏快拿出來！」八戒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我自偷了和尚，到如今，有些善信的人家齋僧，見我食腸大，襯錢比他們略多些兒，我拿了攢湊這裏，零零碎碎有五錢銀子，因不好收拾，前者到城中，央了個銀匠煎成一處，他又沒天理，偷了我幾分，只得四錢六分一塊兒，你拿去罷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這猓子褲子也

沒得穿，却藏在何處……咄！你銀子在那裏？」八戒道：「在我左耳朵眼兒裏摀着哩。我細了拿不得，你自家拿了去罷。」

行者聞言，即伸手在耳朵窠中摸出，真個是塊馬鞍兒銀子，足有四錢五六分重；拿在手裏，忍不住哈哈大笑一聲。那猢猻認是行者聲音，在水裏亂罵道：「天殺的弼馬溫！到這們苦處，還來打詐財物哩！」行者又笑道：「我把你這饞精的老孫保師父，不知受了多少苦難，你到攬下私房！」八戒道：「嘴臉！這是甚麼私房？都是牙齒上刮下來的，我不捨得買來嘴吃，留了買疋布兒做件衣服，你却嚇了我的。還分些兒與我。」行者道：「半分也沒得與你！」八戒罵道：「買命錢讓與你罷，好道也救我出去。」行者道：「莫發急，等我救你。」將銀子藏了，即現原身，掣鐵棒，把猢猻子划攏，用手捉着脚，扯上來，解了繩。八戒跳起來，脫下衣裳，整乾了水，抖一抖，潮漉漉的披在身上，道：「哥哥，開後門走了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後門裏走，可是個長進的？還打前門上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我的脚細麻了，跑不動。」行者道：「快跟我來。」好大聖，把鐵棒一路丟開解數，打將出去。那猢猻子忍着麻，只得跟定他。只看見二門下靠着的他的釘劍，走

上前，推開小妖，撈過來往前亂築；與行者打出三四層門，不知打殺了多少小妖。

那老魔聽見，對二魔道：『拿得好人，拿得好人！你看孫行者劫了豬八戒，門上打傷小妖也。』那二魔急縱身，綽鎗在手，趕出門來，高聲罵道：『潑獠猴！這般無禮，怎敢渺視我等！』大聖聽得，即應聲站下。那怪物不容講，使鎗便刺。行者正是會家不忙，掣鐵棒，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在洞門外這一場好殺！

黃牙老像變人形，義結獅王爲弟兄。因爲大魔來說合，同心計算吃唐僧。齊天大聖神通廣，輔正除邪要滅精。八戒無能遭毒手，悟空拯救出門行。妖王趕上施英猛，鎗棒交加各顯能。那一個鎗來好似穿林蟒，這一個棒起猶如出海龍。龍出海門雲霧竊，蟒穿林樹霧騰騰。算來都爲唐和尚，恨苦相持太沒情。

那八戒見大聖與妖精交戰，他在山嘴上豎着釘釘，不來幫打，只管呆呆的望着。那妖精見行者棒重，滿身解數，全無破綻，就把鎗架住，摔開鼻子，要來捲他。行者知道他的勾當，雙手把金箍棒橫起來，往上一舉，被妖精一鼻子捲住腰跨，不會捲手。你看他兩隻手在妖精鼻子

上丟花棒兒，要子八戒見了，搥胸道：「呸！那妖怪晦氣呀！掩我這券的，連手都掩住了，不能得動；掩那們滑的，倒不掩手。他那兩隻手拿著棒，只消往鼻裏一擱，那孔子裏害疼流涕，怎能掩得他住？」

行者原無此意，倒是八戒教了他。他就把棒幌一幌，小如鷄子，長有丈餘，真個往他鼻孔裏一擱。那妖精害怕，沙的一聲，把鼻子揀放，被行者轉手過來，一把擱住，用氣力往前一拉，那妖精護疼，隨着手舉步跟來。八戒方纔敢近，拿釘耙望妖精膀子上亂築。行者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那釘耙兒尖，恐築破皮，滴出血來，師父看見，又說我們傷生，只謂柄兒來打罷。」

真個獸子拿鈿柄，走一步，打一下，行者牽著鼻子，就似兩個象奴，牽至坡下。只見三藏疑睛盼望，見他兩個嘍囉圍圍而來，即喚：「悟淨，你看悟空牽的是甚麼？」沙僧見了，笑道：「師父，大師兄把妖精揪著鼻子拉來，真愛殺人也！」三藏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那般大個妖精，那般長個鼻子！你且問他：他若喜喜歡歡送我等過山，可饒了他，莫傷他性命。」

沙僧急縱前迎著，高聲叫道：「師父說：那怪果送師父過山，數不要傷他命哩。」那怪聞

說，連忙跪下，口裏嗚嗚的答應。原來被行者揪着鼻子，捏住了，就如重傷風一般，叫道：『唐老爺，若肯饒命，即便抬轎相送。』行者道：『我師徒俱是善勝之人，依你言，且饒你命，快抬轎來。如再變卦，拿住決不再饒。』那怪得脫手，磕頭而去。行者同八戒見唐僧，備言前事。八戒慚愧不勝，在坡前晾晒衣服等候不題。

那二魔戰戰兢兢回洞，未到時，已有小妖報知老魔，三魔說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。老魔悚懼，與三魔帥衆方出，見二魔獨回，又皆接入，問及放回之故。二魔把三藏慈憫善勝之言，對衆說了一遍。一個個面面相覷，更不敢言。二魔道：『哥哥可送唐僧麼？』老魔道：『兄弟，你說那裏話！孫行者是個廣施仁義的猴頭，他先在我肚裏，若肯害我性命，一千個也被他弄殺了。却纔揪住你鼻子，若是扯了去不放回，只捏被你的鼻子頭兒，却也惶恐。快早安排送他去。』三魔笑道：『送送送！』老魔道：『賢弟這話，却又像尙氣的了。你不送，我兩個送去罷。』

三魔又笑道：『二位兄長在上，那和尙倘不要我們送，只這等瞞過去，還是他的造化；若

要送，不知正中了我的「調虎離山」之計哩。」老怪道：「何爲「調虎離山」？」三怪道：「如今把滿洞羣妖，點將起來，萬中選千，千中選百，百中選十六個，又選三十個。」老怪道：「怎麼既要十六，又要三十？」三怪道：「三十個要會烹煮的，與他些精米，細麵，竹筍，芽菜，香蕈，蘑菇，豆腐，麵筋，着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撐下窩鋪，安排茶飯，管待唐僧。」老怪道：「又要十六個何用？」三怪道：「着八個抬，八個喝路，我弟兄相隨左右，送他一程，此去向西四百餘里，就是我的城池，我那裏自有接應的人馬。若至城邊，如此如此……着他師徒首尾不能相顧。更捉唐僧，全在此十六個鬼成功。」

老怪聞言，歡欣不已，真是如醉方醒，似夢方覺，道：「好好好！即點衆妖，先選三十，與他物件；又選十六，抬一頂香藤轎子，同出門來，又吩咐衆妖：『俱不許上山閑走。』孫行者是個多心的猴子，若見汝等往來，他必生疑，識破此計。」老怪遂帥衆至大路旁高叫道：「唐老爺，今日不犯紅沙，請老爺早早過山。」三藏聞言道：「悟空，是甚人叫我？」行者指定道：「那廝是老孫降伏的妖精抬轎來送你哩。」三藏合掌朝天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若不是賢徒如此之能，我

怎生得去！竟直向前，對衆妖作禮道：『多承列位之愛，我弟子取經東回，向長安當傳揚善果也。』衆妖叩首道：『請老爺上轎。』

那三藏肉眼凡胎，不知是計；孫大聖又是太乙金仙，忠正之性，只以爲擒縱之功，降了妖怪，亦豈期都有異謀，却也不會詳察，儘着師父之意，即命八戒將行李揹在馬上，與沙僧緊隨。他使鐵棒向前開路，顧盼吉凶。八個抬起轎子，八個一遞一聲喝道。三個妖扶着轎扛。師父喜歡歡的端坐轎上，上了高山，依大路而行。此一去，豈知『歡喜之間愁又至。』經云：『秦樓否遠生。』時運相逢真太歲，又值喪門吊客星。那夥妖魔，同心合意的，侍衛左右，早晚慇懃。行經三十里獻齋，五十里又齋，未晚請歇，沿路齊整整。一日三餐，逢心滿意；良宵一宿，好處安身。

西進有四百里餘程，忽見城池相近。大聖舉鐵棒，離轎僅有一里之遙，見城池，把他嚇了一跌，掙挫不起。你道他只這般大胆，如何見此石鏡？原來早見那城中有許多惡氣，乃是——

攢攢簇簇妖魔怪，四門都是狼精靈。斑斑老虎爲都管，白面雄彪作總兵。丫叉角

鹿傳文引，伶俐狐狸當道行。千尺大蟒圍城走，萬丈長蛇占路程。樓下蒼狼呼食，
律亭前花豹作人聲。搖旗擂鼓皆妖怪，巡更坐鋪盡山精。狡兔開門弄買賣，野豬

挑擔幹營生。先年原是天朝國，如今翻作虎狼城。

那大聖正當慷慨，只聽得耳後風響，急回頭觀看，原來是三魔雙手舉一柄畫桿方天戟，
往大聖頭上打來。大聖急翻身爬起，使金箍棒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各懷惱怒，氣味嗚，更不打話，
咬着牙，各要相爭。又見那老魔頭，傳號令，舉鋼刀，便砍八戒。八戒慌得丟了馬，輪着鋸，向前亂
築。那二魔縱長鎗，望沙僧刺來。沙僧使降妖杖支開架子敵住。三個魔頭與三個和尚，一個敵
一個，在那山頭捨死忘生苦戰。那十六個小妖却遵號令，各各効能，搶了白馬，行囊，把三藏一
擁，抬着轎子，竟至城邊，高叫道：「大王爺爺定計，已拿得唐僧來了！」

那城上大小妖精，一個個跑下，將城門大開，吩咐各營捲旗息鼓，不許吶喊。縮縮說：「大
王原有令在前，不許嚇了唐僧。唐僧禁不得恐嚇，一嚇就肉酸不中吃了。」衆妖都——

歡天喜地邀三藏，揆背躬身接主僧。

把唐僧一轎子抬上金靈殿，請他坐在當中，一壁廂獻茶，獻飯，左右旋繞，那長老昏昏沉沉，舉眼無親。

畢竟不知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